

这
世界如此残酷，
谢谢你陪我一起
穿越黑暗。

世界上的 另一个你

完结篇

朗·霍尔 (Ron Hall)

[美] 丹佛·摩尔 (Denver Moore) 著

林恩·文森特 (Lynn Vincent)

张水英 译

What

Difference

do it make?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世界上的 另一个你

完结篇

朗·霍尔 (Ron Hall)

[美] 丹佛·摩尔 (Denver Moore) 著

林恩·文森特 (Lynn Vincent)

张永英 译

What

Difference

Do it make?



湖南文艺出版社



明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完结篇 / (美)朗·霍尔 (Ron Hall), (美)丹佛·摩尔 (Denver Moore), (美)林恩·文森特 (Lynn Vincent) 著; 张永英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12

书名原文: What Difference Do It Make?

ISBN 978-7-5404-8330-2

I. ①世… II. ①朗… ②丹… ③林… ④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9000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3-159

What difference do it make?

Copyright © 2009 Ron Hall, Denver Moore, and Lynn Vincen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omas Nelson, a division of HarperCollins Christian Publishing, Inc. through The Artemis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Licensed Work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上架建议: 畅销·外国文学

SHIJIE SHANG DE LING YI GE NI: WANJIE PIAN

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完结篇

著者: [美]朗·霍尔 丹佛·摩尔 林恩·文森特

译者: 张永英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蔡明菲 邢越超

策划编辑: 马冬冬 刘宁远

特约编辑: 朱冰芝

版权支持: 文赛峰

营销支持: 李群 张锦涵 姚长杰

版式设计: 张丽娜

封面设计: 张丽娜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柏力行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330-2

定 价: 3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纪念黛比

- © 丹佛和朗，将此书献给
- © 读过《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 © 并受此启发，立志要创造不同的人们

引 言

又和大家见面了。

你现在之所以会读这本书，极有可能是因为你已经读过《世界上的另一个你》。它讲述了我的妻子黛博拉以及一个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人——丹佛·摩尔——的真实故事。如果你尚未读过，没关系，我们会在这本书中进行回顾，以帮你了解整个故事（回顾部分在本书中以细黑体表示，个别内容有删减和改动）。

自2006年6月《世界上的另一个你》悄悄爬上书店的书架，然后又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以来，我和丹佛已在全国各地来来往往旅行了几千英里。我们在上百个地方做过演讲，从挤满和蔼老太太的当地读书俱乐部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交响音乐厅（我

们是作为多萝·布什·科克和她的母亲——美国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的客人受邀到贝塞斯达的。芭芭拉·布什大概是丹佛最忠实的粉丝)。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到成千上万游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游民庇护所开始兴建，为无家游民筹集的善款达到了几百万美元。我们还看到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是我们之前不曾想象或预见到的。

这就是我们写这本书的缘由，我们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些关于希望和救赎的故事。希望和救赎是上帝不断赐予很多人——也赐予我们自己的礼物。

2009年春天，我和丹佛一起住在莫奇森庄园，当时这本书尚在写作中。有一天，我正在厨房跟我们的出版商托马斯·纳尔逊的主管开电话会议，丹佛走了进来。

“嘿，丹佛，”我向他打招呼，并把电话设置为免提，“我们正在讨论新书的名字，你有什么意见吗？”

“新书的名字？”他一边说，一边垂下眼睑，习惯性地眯起眼睛，“会有什么不同吗？”

“会有什么不同吗？^①”我说，“就是这个了！”

^①本书英文名 *What difference do it make?* 的含义为“生命因之而不同”。但为了与第一本书保持一致，中文译本采用《世界上的另一个你·完结篇》这个名字。

丹佛耸耸肩，摇着头走开了。

这个名字再合适不过了。自从《世界上的另一个你》出版以来，我们就像老黑胶唱片声槽上的唱针，一遍遍地重复着一个信息：每个人都可以创造不同。我的妻子黛博拉·霍尔就是最好的证明。

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知道，2001年，上帝带走了黛博拉。是癌症。如果今天她还在，她会告诉你她不是什么大人物。如果你到我们家来，她会给你泡一杯现磨的咖啡或一杯茶，然后邀你在厨房的桌子前坐下，给你讲讲她的故事。你会感受到爱，因为这就是黛博拉的礼物。她爱上帝，并因与主亲密同行而爱每一个人。她的整个人生都是关于宽恕和无条件的爱，而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很难时刻拥有这两大美好品质。

真的就这么简单。黛博拉用她的一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种爱，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屈膝祈祷，你就会战胜恐惧，走出去，亲自参与其中。成百上千的人在谈话中告诉我，黛博拉的故事激励他们去这样做，她所创造的不同激励着其他人也去创造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本书所要表达的东西。书中收录了许多他人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关于黛博拉的榜样的力量如何激励他们做更多善事，不论是在他们自己家里还是在整个社区里。

比如，一位名叫安的女士从什里夫波特市北部的维维恩小镇写信

给我们，路易斯安那州的这座小镇距离丹佛之前工作的红河郡农场不太远。安在信中说，她把《世界上的另一个你》先后借给过大概二十位朋友。还书的时候，这些朋友对这本书有完全不一样的感悟。

“一位朋友被丹佛和朗之间的友谊深深感染，”安在信中写道，“另一位朋友为自己的祖父母感到羞愧，因为他们曾经刻薄地对待过像丹佛这样的人。”

最让安感到惊讶的是，一位女士告诉她，书中黛博拉与癌症做斗争的故事深深触动了她，鼓舞她去做了一再延期的结肠镜检查！

我们也跟安一样，惊讶于人们向我们讲述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惊讶于黛博拉的故事对人们产生的影响。我们当初写《世界上的另一个你》的时候，只是想告诉人们一个女人决心要改变无家可归者的生活的故事，但我们收到的信是有关挽回婚姻的，有关修复友谊的，有关开始传道的，甚至还有有关领养孩子的故事！

在沃思堡，一位名为卡琳的高中教师告诉我们：“真是难以置信”。她竟然说服学校行政部门，同意让她心理健康课的学生读我们的这本书。“学生们从中了解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的，”卡琳在信中写道，“通过这本书，我还让他们懂得了参与社区活动的重要性，懂得了什么是热情，懂得了奉献他人的重要意义。”

黛博拉过世后不久，她的好朋友玛丽·艾伦跟我说，她祈祷的时候上帝轻声告诉她，黛博拉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中提到的那粒麦子：“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

玛丽·艾伦告诉我，她想黛博拉的死就是这样——结出许多籽粒。我无法表达当时我是多么不愿听到这些。但是现在，我觉得玛丽·艾伦说得对，真的是太对了。

艾伦告诉我这番话是在黛博拉·霍尔纪念礼拜堂落成典礼的前几天。这座新的礼拜堂是以我妻子的名义为联合福音慈善机构修建的，资金来源是当地人捐助的善款。很多人在黛博拉告别仪式上听了丹佛的故事后，都争相到机构捐款。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这座礼拜堂和其他新的游民服务机构都是上帝因为黛博拉的死而赠予我们的礼物。我当时并不知道，联合福音慈善机构只是上帝恩赐给我们的丰盛礼物中的第一件。

以待特拉为例。待特拉住在得州奥斯丁。她写信告诉我们，读了黛博拉的故事后，她决定在车里放些食物、袜子和毯子，以随时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而且，她的教堂还在奥斯丁公园举办了野餐，有足够的食物，可以让当天公园里每一个饥饿的人都吃个饱。

一个小女孩问待特拉：“你们什么时候会再来？”

自那之后，教堂每月都会举办一次这样的活动。当天，教众会坐下来，跟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一起进餐。

这本书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会舍弃这样的恩赐吗？如果我
可以像倒带一样使时光倒回，然后给那个癌症故事重写一个快乐
的结局，我会舍弃这些恩赐吗？

很抱歉，我大概会说：“我会的！我想要我的妻子回来！”

但是，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黛博拉会说：“不，朗。我们不久
就能见面了。”

所以这个故事得以继续——全国各地的男男女女被丹佛和黛博
拉的故事所感动，并开始给他人的生活带来改变。过去三年中，我
觉得自己也在创造不同、带来变化——到全国各地做演讲，像丹佛
说的一样：传递黛比小姐的火炬。我想，我是在创造不同。

但是到了2009年，我意识到，有时候最难改变的，恰恰是你最
亲近的人。

——朗·霍尔
2009年7月
于德州达拉斯



contents

目录

引 言 001

第一部分 威士忌和我的父亲 001

有时候，少年时代就是这么具有讽刺性却又很悲哀，儿子憎恶自己的父亲，但同时又在效仿他。

第二部分 黛博拉离开了我 055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

第三部分 我们的书和它所创造的奇迹 135

哪怕你只是给有需要的人一点点祝福，上帝也会让其他人把这小小的礼物编织成更大的祝福。



What difference do it make?



What difference do it make?

威士忌和我的父亲

第一部分

有时候，少年时代就是这么具有讽刺性却又很悲哀，
儿子憎恶自己的父亲，但同时又在效仿他。

1. 朗



田纳西州酸麦芽威士忌代表了我的爸爸。他宣誓一生都效忠于占边威士忌，而占边再也找不到比我爸爸更忠诚的朋友了。小的时候，在沃思堡郊外破旧的蓝领工人小镇，我钻进被窝，经常会哭着睡去，祈求我的爸爸能像爱他自己一样爱我和我的哥哥约翰。

我父亲的名字是厄尔·F·霍尔^①。中间这个F没有什么意思，但是这些年来，我赋予了这个字母很多不堪入耳的含义。厄尔是一个不停抽烟、不停喝酒又极有女人缘的男人。他把抹了瓦特里斯润发油的褐色波浪式头发往后梳，穿着最爱的背心式T恤、带皱褶的华达呢休闲裤和翼梢鞋。他不是个酒疯子，多数情况下可以走好直线，

^① 厄尔·F·霍尔，以下简称厄尔·霍尔或厄尔。

背出字母表——如果必须这么做的话。有一次，他甚至背诵了诗歌，一直背到酒醒。

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我爸爸回到家乡。他找到工作前，我们全家都住在得州登顿市他妈妈的小棚屋里。几个月后，他在柯蒂斯糖果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驾驶一辆1947年生产的通用小货车。这辆货车被漆成红白两色，跟“宝贝露丝”糖果棒的包装纸一样。之后不久，我们把少得可怜的家当塞进那辆糖果货车，运到靠近沃思堡市中心的西四大街贫民区，搬进了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平房。那个街区正好位于由一个铁路站场、一个游民营地、一片采砾场、一个垃圾场、一家狗粮工厂和一座污水处理厂组成的破旧圈子的正中心。

我们的邻居大多是普通人，有的在工厂里往吊桶里装矿石，有的在污水管道里钻来钻去。但是住在街对面的安迪是个例外。安迪是一位职业摔跤手，骑着哈雷摩托车。他白天一整天都待在家里，晚上出去摔跤。他不在竞技场上摔跤的时候，就在自家客厅跟他红头发的性感妻子拉斯蒂·费伊赤裸着摔跤。不知什么原因，拉斯蒂·费伊一直没空给客厅挂上窗帘，所以临街的大落地窗就像旧时

狂欢节跳胡奇库奇舞^①的帐篷一样吸引着邻近的男孩子。

作为一个小男孩，我觉得这大概是我们街区唯一的优点。首先，这个地方恶臭熏天。污水处理厂和狗粮工厂排放出来的难闻气体像无形的浓雾一样盘踞在树上。两种气味混合起来，闻上去就像辣椒烹饪比赛后，挤满老男人的房间散发出来的味道。与这些臭味一样难闻的，是从游民营火、后院鸡粪和隔壁邻居屋后的厕所散发出来的臭气。有次在学校郊游的路上，我闻到面包店温暖并带有肉桂味道的香气。当时，我很妒忌住在这附近的每一个孩子，他们真是太幸运了。

我们的房子坐落在铁路站场附近，几英亩的铁轨像是一排排农作物，一年到头都在出产五颜六色的货车车厢和一天到晚叮当响的电铃。货车车厢日夜不停地相互撞击，发出平稳的鼓点一样的节奏。引擎声尖锐刺耳，拖着绵延一英里的车厢从站场里冲出来，后面是穷追不舍的流浪汉。（关于铁路站场，唯一令人愉快的事情是，我和我的朋友经过多次科学试验，证明了把一分硬币放在铁轨上会使飞驰的火车脱轨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仅次于铁路站场交响曲的是谷物升降机和狗粮工厂发出的连绵

^①胡奇库奇舞是一种色情女子舞蹈，颇具挑逗性。舞者一般穿着短裙，腰部裸露，上身是紧紧胸带。

不断的高分贝呜呜声。但是所有这些噪声都没有我父母没完没了的争吵更可憎、更刻薄。

我曾听说，爱与恨只在一线间。我经常听到恶毒的词语从打开的窗户飘到前院。我想，厄尔·霍尔和汤米·霍尔已经决心要将这条线完全抹去。

他们的争吵大多发生在早上和下午，因为到了晚上，爸爸经常会躲到无尾巴猴酒吧去。然后，午夜前他会打电话回家，让妈妈去接他。妈妈会把我们喊醒，然后开车半英里左右到无尾巴猴酒吧。她按按汽车喇叭，他就跌跌撞撞地出来。等我和约翰稍微长大一点，会走路说话了，我们就会打一架，谁输了谁就得进酒吧去找爸爸。厄尔经常跟他的伙伴们坐在桌子旁，有时会有女人坐在他的大腿上。爸爸长得很英俊，很能吸引那些经常泡酒吧的人，就像家庭野餐会吸引蚂蚁一样。

“来，亲一个。”他含混不清地说，一边凑过来亲我的嘴。我会挣脱他，把头扭过去，因为我不喜欢他嘴里啤酒和香烟的味道。

爸爸无意要带坏我，我也不会让他带坏我，但他的影响无法避免。我曾暗自发誓绝不喝酒、抽烟。我努力让自己五岁后才开始抽葡萄藤香烟，六岁后才开始抽库尔薄荷烟（薄荷烟是从伊丽